

傅秉常日記
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

傅錡華・張 力 校註



傅秉常日記

民國三十二年(1943)

傅錡華・張 力 校註

傅秉常日記. 民國三十二年 (1943) / 傅秉常著 ;
傅錡華, 張力校註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中研
院近史所, 民 101.11

面 ; 公分

ISBN 978-986-03-4652-7 (平裝)

1. 傅秉常 2. 臺灣傳記

783.3886

101023601

傅秉常日記

民國三十二年 (1943)

著 者 / 傅秉常

校 註 / 傅錡華 · 張 力

出 版 者 /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發 行 者 /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

電話 : (02) 2782-4166

劃撥帳號 / 1034172-5

戶 名 /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訂 購 處 /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

電話 : (02) 2789-8208

印 刷 /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16 號 8 樓

電話 : (02) 8227-8766

初 版 /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

定 價 / 新台幣 200 元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

傅秉常大使（左三）率同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人員，晉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（左一）。（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提供）

FOO PING-SHEUNG

曾共同簽訂此四國宣言殊屬難能可貴我國自加入此次宣言後之英
美蘇三強平等而居於領導世界政治之地位對於擊潰敵人及重建世
界和平均有莫大關係不獨為我國歷史上最重要之文件即世界和
平史上亦一極大轉安之文獻余得參加簽名於此實為一生最大榮
幸之事故於晚上在莫大使館招待宴時艾登外相詢余「今午
事如何」余即答「為余生平最快樂之日」彼言「不獨君因應以此
我亦覺樂不可言」其他使團之人聽余兩人談話甚以為異蓋無此次
會議絕對秘密內容無人知悉即英美記者今日亦出之稿亦祇
料有一三回宣言中國之加入為世界人士所料想不及瑞典公使及範
羅莊詢余何以如此所悅余告以今日為余最快樂之日祇於三日內彼
手便可知悉屆時亦當向余道賀彼等遂以此與余握手致賀

返館後即電詳報告委座及宋部長
十月二十日收會議情形稍為電告顧大使及魏大使又電吳胡兩次長解
釋余此次因赫爾之知臨須直接報告委座及宋部長以防露洩是以
未敢直接電部此種苦衷請其及部中同人加以原諒

傅秉常手跡（民國32年10月30、31日日記）

目 錄

出版與校註說明	1
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傅秉常的日記，1943-1945傅錡華 (Yee Wah Foo) 撰·張力 譯 ...	3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一月	23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二月	43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三月	59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四月	75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五月	89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六月	105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七月	119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八月	129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九月	141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十月	155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十一月.....	175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十二月.....	201
人名索引	215

出版與校註說明

- 一、《傅秉常日記》原稿由其家人珍藏，存放於英國，為研究民國歷史之重要史料。此一日記經家屬授權，交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（簡稱近史所）打字出版。
- 二、近史所現已付梓者為民國 32 至 34 年全部日記，每年一冊。其餘各年日記，將於取得家屬授權後，繼續安排出版。
- 三、傅秉常之孫女傅錡華教授與近史所張力研究員，負責本日記之校註。傅教授另撰“The Diaries of a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sman: Ambassador Fu Bingchang Moscow, 1943-1945”（〈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傅秉常的日記，1943-1945〉），介紹傅秉常生平、事功，與日記情況，刊於《傅秉常日記·民國 32 年》之中。
- 四、本書之校註原則，謹說明如下：
 - (一)部份原稿之段落區分並不明顯，現依閱讀之方便，予以分段。
 - (二)作者對於原稿已做基本之斷句，校註者參考其斷句，補入適當之標點符號。
 - (三)日記中時有留空情形，多為作者並未補入之人名、地名，以方型符號□□□代之。
 - (四)增補字以方括號〔〕識別；改正字置【】括號中附原文之後；無法確認者，於腳註中註明「原文如此」。
 - (五)日記中重要西洋人名、地名，盡可能於腳註中附加英文原名；各國駐蘇外交官或政治人物，作者僅提及職銜者，校註時加列

全名。

(六)錯誤之中、日文人名，已予改正，如「佐藤尚武」改為「佐藤尚武」；各國之國名，作者時有不同之翻譯，現將常見之「義大利」、「土耳其」、「伊朗」、「挪威」等四國國名，分別改為「義大利」、「土耳其」、「伊朗」、「挪威」，其餘不作更動；人名亦維持作者原有之翻譯。

五、*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* 惠予提供有關傅秉常之高畫質照片檔案，謹致謝意。

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傅秉常的日記， 1943-1945

傅錡華 (Yee Wah Foo) 撰 · 張力 譯

前言

先祖父傅秉常（1896–1965）是從 1943 年 1 月到 1949 年 4 月，擔任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，前後長達六年。這些出版的日記幾乎完全依照原貌，留下了戰時他在莫斯科的幾年之間，有關生活與工作獨一無二的個人紀錄。先祖父寫下這些日記時，正值四十七歲的盛年，而且是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關鍵時期。那一段時期出現巨大的轉變和英勇的奮鬥，因為有兩件大事就此決定了。一是同盟國最後如何對抗軸心國，特別是以何種戰略對抗日本的問題；二是國際政治關係（同盟國之間的關係）對中國的國共爭奪權力造成的衝擊。

傅秉常奉派使蘇並非偶然。1942 年秋末，蔣中正想要派遣一位可以樹立中國的正面形象、增進中蘇間的相互瞭解、提昇中國與盟國的關係的高層外交代表駐節莫斯科。¹ 他所選擇的傅秉常，是一位革命紀錄無缺點，且和孫文關係密切的專業政治人物，因為蔣中正知道蘇聯領導人會把傅秉常看成蘇聯的友人。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此時蔣

1 見 Y. W. Foo, *Chiang Kaishek's Last Ambassador to Moscow: The Wartime Diaries of Fu Bingchang* (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, 2011).

中正要和蘇聯建立合作的政策，才會有助於他發展有利的政治和軍事聯盟，因此他需要一個能夠在莫斯科和俄國人工作，並鼓舞俄國人同情中國的適當人選。傅秉常符合這樣的要求，他長期支持國民黨，民國初年他擔任孫文的秘書。1920年代在俄國顧問鮑羅廷（Michael Borodin）引導下，國共知名人士和共產國際組成菁英團體，傅秉常為成員之一。他是一位有經驗的外交官，以談判才能聞名，具有和蘇聯及盟國官員打交道的豐富經驗。他在國民政府外交委員會服務多年，也是立法委員，並擔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、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，又在1941年升任外交部政務次長。不僅如此，他曾到過蘇聯，面見俄國領導人，成效卓著。1937年他跟隨由孫科率領的一個爭取貸款和軍援的訪問團到蘇聯，該訪問團圓滿達成任務，蔣中正深予肯定，這件事確保了蔣在1938年3月的台兒莊會戰贏得大勝。

傅秉常的家庭背景

1895年1月4日，傅秉常在廣東省南海縣的佛山鎮出生，是家裡三個兒子中的長子。他是典型的南方人，他的家族在佛山一帶世居超過300年。²佛山有兩間傅氏家廟，一間在隔塘大街上，一間在衛國路第三中學的校內。從照片上可以看出衛國路上的家廟是傳統的中國紅磚建築，有著雕琢的木椽、屋瓦、石柱。木門的露頭石刻著五個紅色大字：秀岩府公祠（傅秉常的祖父名叫傅秀岩）。有一段時間，家廟裡藏有傅家的族譜，裝在四方型的木盒之中。³

傅家原本富裕，後來傅秀岩遭到三次綁票，爲了繳付贖金而傾家

2 羅香林，《傅秉常與近代中國》（香港：中國學社，1973），導言。

3 照片爲本文作者所有，九叔之子傅栢忻告訴我其中細節。

蕩產。傅秀岩繼承父親在廣西的房產和生意時，方才二十多歲。有一天可能是因為做生意，他在往廣西的路上被綁架，綁匪索取五萬兩贖金。傅家付了贖金，在那時是一大筆錢。第二年，秀岩又在同一條路上遭綁，這次傅家付了一萬兩銀子贖回。第三次到廣西的路上被綁時，傅家已沒有錢了。經過冗長的談判，秀岩已出嫁的姐姐籌集了五千兩銀子。這筆錢雖然夠贖回傅秀岩，但在那幾天之中，他已被綁匪折磨至死。秀岩的身後留下窮困的年輕妻子和兩個幼兒傅翼鵬（慶錫）和傅慶兆（傅秉常的父親），原先在廣西的生意也被迫放棄。⁴顯然秀岩的家庭後來由親戚照應，因為兩個兒子都接受了教育。傅翼鵬長大後成為一位香港富有的開發商，以後支持了傅秉常的教育，而傅秉常的父親傅慶兆，則是成為一位私塾教師。⁵

傅秉常出身寒微，但甚有教養。從照片可以看出，傅秉常的母親麥太夫人個子不高，纏足，儀態秀雅，面容勻稱，瓜子臉，腦後低低地挽了一個髮髻。⁶麥太夫人是一位有成就的藝術家，在佛山以繪畫紙扇聞名。傅秉常顯然遺傳到母親的藝術能力，因為他在就學期間「對於西法的鉛筆畫和木炭畫等，也頗為擅長。」⁷他在1929年為如夫人宋瓊芳所繪的一張炭筆畫，仍保留至今。他二十歲出頭開始學攝影，這也成為他一生的興趣。⁸1923年，傅秉常與兩位友人組織了

4 郭廷以校閱，沈雲龍訪問，謝文孫紀錄，《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3），頁3。

5 吳述彭口述，袁鴻飛記錄，〈我所知道的傅秉常〉，《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》，第5卷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74。

6 Photograph, Fu Bingchang Collection, 參見 *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* website, <http://chp.ish-lyon.cnrs.fr/>

7 羅香林，《傅秉常與近代中國》，頁117。

8 羅香林，《傅秉常與近代中國》，頁198，「傅秉常先生炭筆畫如夫人宋瓊芳女士像」。

「景社」，這是華南最早的業餘攝影社之一。社員擅長風景攝影，故得其名。他們的作品也參加攝影比賽，1926 年傅秉常離開廣東，到香港就任粵海關監督時，該攝影社才解散。⁹

傅秉常的教育與婚姻

傅秉常最早就讀家鄉佛山的一所小學，另外也跟從兩位知名的廣東學者傅家治和盧湘父學習國學。10 歲時，在香港經營元利建築公司的伯父傅翼鵬，注意到傅秉常學術潛力，資助他離開佛山，進入香港的聖士提反男中學（St. Stephen's Boys' School）讀書。這所學校的創辦人之一何啓（1857–1914），後來成為傅秉常的岳丈。¹⁰ 1903 年該校創辦時，以建立基督教學校為目標，為華人幼童提供機會，好讓他們獲取高素質的教育，一如著名的英國公學。¹¹ 傅秉常的父親過世五年之後的 1911 年，傅翼鵬持續支持 15 歲的傅秉常，並照顧其家庭。而傅秉常的母親也一直未改嫁。

傅秉常在聖士提反男中學的同學兼好友何永乾，就是何啓的兒子。有一次傅秉常在何永乾的寢室瞄到其妹何燕芳的照片，頗為心動，便央求何永乾安排見面。傅秉常和何燕芳很快就開始約會，傅秉常自香港大學畢業後，兩人就結婚。這麼一來，傅秉常因此進入了一個在商業和革命工作有重要聯繫，頗具聲望的香港家族，使他能夠追

9 見 Robert Bickers, ed., Catherine Ladds, Jamie Carstairs and Yee Wah Foo, *"Picturing China 1870–1950: Photographs from British Collections"*,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roject, Occasional Papers No. 1, 2007.

10 見 Y. W. Foo, 'Three Revolutionaries of the Republic: Ho Kai, Sun Yatsen and Fu Bingchang' (三位民国时期的革命者：何启、孙中山与傅秉常) in *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*, Volume 21, 2012,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. (China)

11 香港聖士提反男書院網站：<http://www.ssc.edu.hk>。

求攀上巔峰的政治生涯。傅秉常的人脈因而廣增。何燕芳的父親何啓是晚清維新運動的死忠支持者，曾就維新運動發表多篇文章。他是一位英國培養出來的醫師，曾就讀倫敦亞伯丁大學（Aberdeen University）和在聖湯瑪士醫院（St. Thomas' Hospital）實習。¹² 自歐返回香港後創辦西醫書院，當過孫文的老師，之後和孫文保持密切連繫。¹³ 不僅如此，何啓的姐姐嫁給外交家及政治家伍廷芳。伍廷芳曾在 1917 年短暫代理民國大總統，他也在此時加入革命黨，代表袁世凱的北方政權。伍廷芳的兒子伍朝樞也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，娶了何啓的次女，也就是何燕芳的妹妹。¹⁴ 1916 年傅秉常以一等榮譽成績獲得香港大學工學士學位後，自然就被姻親關係上的叔叔伍廷芳延攬，在上海滬杭甬鐵路局擔任助理工程師。¹⁵

1918 年伍廷芳到廣州和其他護法領袖見面，並組織軍政府，他帶著傅秉常同去，指派他為軍政府總務廳的印鑄科長。1919 年護法軍政府派伍朝樞參加巴黎和會，伍朝樞帶傅秉常同去，24 歲的傅秉常因而就有機會走訪法國。當時他以廣州軍政府代表團隨員的身分參加巴黎和會，擔任伍朝樞的秘書。¹⁶ 這個起點引導傅秉常走向革命，成為有抱負的政治人物，以及成功的外交家，一生輝煌。

12 T. C. Cheng, "Chinese U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 in Hong Kong Up to 1941" in 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, Hong Kong Branch.*, Volume 9 (1969 ISSN 1991-7295), p. 12.

13 C. H. Choa, *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* (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81), Chapter 1.

14 吳述彭，〈我所知道的傅秉常〉，頁 74。另有伍廷芳的孫子，筆者的叔父伍競仁先生賜告。

15 郭廷以校閱，沈雲龍訪問，謝文孫紀錄，《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》，前言。

16 吳述彭，〈我所知道的傅秉常〉，頁 74。

青年革命黨人傅秉常

傅秉常當時確實前途光明。他的學業成績優異，而後有了好的家庭關係，並表現出他卓越的行政能力。他也結交身居高位的朋友，和「太子幫」中的孫科熟識。所謂「太子幫」，主要是由國民黨中的粵省菁英所組成的政治網絡，因孫文的兒子孫科而有此名。傅秉常和孫科終其一生都維持友誼和緊密的關係。¹⁷ 傅秉常看到中國從傳統的帝制過渡到新生的共和，決心在中國的革命轉型中貢獻一己之力，深受崇高理想和效忠國家的意識所驅使。他的同僚夏晉麟說：「他真不愧為中國政府官員中之清品，更不具有一般人心目中革命黨人的特色。沒有人會想像到會搖旗吶喊或拋擲炸彈。他之成為革命黨人，一如舊日德國一位羅茨希爾特家人之成為銀行家。他生於滿清將亡，而長於北洋軍閥為害最烈的時代……他是一介廉吏而仁厚可風。」¹⁸

傅秉常為孫文效力

1920年春天，廣東軍政府派傅秉常駐在香港，以籌劃財政與外交。11月，孫文調升他為瓊海關監督。¹⁹ 傅秉常對孫文幫助甚大，以其流利的英文，²⁰ 和外國代表打交道的才能深獲讚許。另外，他也透過自己的事業和家庭關係，以及他主管的海關業務中，為孫文籌集大筆經費。他甚至籌募資金，策動了1920年駐紮廣州附近的海軍

17 1949年以後，孫科及其夫人陳淑英，與傅秉常及何燕芳，曾在巴黎同住六個月。

18 夏晉麟，《我五度參加外交工作的回憶》（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78），頁15-16。

19 《民國人物大辭典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1158-1159。

20 傅秉常經常閱讀英文古典名著。傅秉常經常閱讀英文古典名著，他一輩子研究英國文學。在南京的總統府博物館立法院大樓中，還保存他的一些筆記本，記滿了佳句和散文。

和警察的反正。²¹ 軍政府的外交總長伍廷芳也器重他。²² 伍廷芳受到岑春煊和陸榮廷的排擠，處境艱難，就提取粵海關的關餘款項，先匯存到孫文的基地上海。孫文需要錢作為援閩粵軍回師討桂系軍閥的軍費。²³ 依其計畫，伍廷芳和其子伍朝樞及傅秉常到了上海。他們在上海法租界莫利愛路 29 號孫文的公館，商量的幾個星期。當岑春煊發現伍廷芳已把廣東的關餘款項匯存上海，大為震怒，警告伍廷芳說若不盡速匯回，就要提出告訴。伍廷芳決定面對訴訟，於是請傅秉常擔當他的訴訟交涉。經過孫文兩位部屬胡漢民、廖仲愷幾個月的細心準備，傅秉常贏了官司，也贏得前輩的敬意。²⁴

1922 年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舉兵反抗孫文，並將他逐往上海。時為孫文助手及秘書的傅秉常，只得退到香港。但在 1923 年 2 月，孫文恢復原有地位，組織大元帥府，並將上海的公館抵押 5 萬元以支付平亂費用，傅秉常也就回到廣東。胡漢民出任廣東省長，任命傅秉常為廣東交涉特派員和財政部粵海關監督等兩項職務。傅秉常自 1922 年任職到 1926 年，工作是整理粵海關，最終達到關稅自主。²⁵ 在整理關稅的過程中，傅秉常注意到不少協助外國公司申報進口稅的報關行，在關稅形式上作假。他採取嚴罰，因此獲得足夠的關稅，送交孫文 6 萬元，這些錢足夠孫文用來贖回他在上海的公館。²⁶

21 羅香林，《傅秉常與近代中國》，頁 2。

22 伍廷芳傳記見 Pomerantz, Zhang Linda, *Wu Tingfang 1842-1922: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's Modern History* (Hong Kong: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, 1992).

23 關於廣西軍閥，見 Diana Lary, *Region and Nation: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-31*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4).

24 吳述彭，〈我所知道的傅秉常〉，頁 75。

25 羅香林，《傅秉常與近代中國》，頁 2。當時傅秉常為 28 歲。

26 Y. W. Foo, *Chiang Kaishek's Last Ambassador to Moscow*, p. 19.

傅秉常對抗帝國主義侵略

1925年6月23日中午，香港的中國工人、學生、軍校生、市民參加了一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遊行，此一以民族主義為精神的遊行，目標是反對「不平等條約」。遊行隊伍通過沙面對面由重兵防守的英租界時，英國士兵開槍射擊，造成五十多人死亡，一百多人受傷（是誰開第一槍，引發了後續的爭議）。外國人有一名死亡，六、七人受傷。廣東省政府震驚，民眾叫囂要求戰爭，甚至傅秉常也力主與英絕交。不過廣東省政府最後決定以經濟戰來對抗帝國主義，英國貨立即遭到抵制，官方和民間都支持香港工人的罷工。²⁷ 傅秉常在粵海關提出並發佈第81號命令，外國船隻除非取得罷工委員會發給的有效許可證，否則不得進入香港。²⁸ 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（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）派周壽臣和羅旭兩位特使和傅秉常磋商。儘管有人批評他忘恩負義，曾在香港受過教育，而親人亦在香港致富，傅秉常仍然拒絕對第81號命令鬆手。後來他告訴友人吳述彭，周壽臣和羅旭無計可施，只能禁止傅秉常回港。²⁹ 此外，傅秉常也成功地說動香港的米商，把米直接運往廣東，而不是像過去一樣運到香港，這樣可以省錢。事件爆發後，從緬甸和馬來亞進口的米價格高漲，如此方式可以維持低米價，以持續支持罷工。³⁰ 對英國的經濟抵制持續

27 C. Martin Wilbur, *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: 1923-8*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4), pp. 25-27.

28 〈粵海關監督傅秉常建議〉File 19, Section 257:10。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。
〈國民政府第81號命令申請與通過〉，File 19, Section 258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。

29 吳述彭，〈我所知道的傅秉常〉，頁76。

30 〈1925年7月24日古應芬致傅秉常函〉，〈粵海關報告：每天廣州米價的調查，1925年7-9月〉，File 19, Section 28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。

了好幾個月，到 1926 年 10 月才結束。³¹

蘇聯在華南的影響：傅秉常與鮑羅廷

1923 年 9 月，一批外國船隻駛入廣東，其目的在防止孫文收取關餘款項。像這樣的事件，以及他多次獲得西方國家的援助而未果，最終使得孫文相信他自己過去「看錯了路」。³² 相對列強意興闌珊，新誕生的蘇聯成了孫文希望所寄。列寧攻擊資本帝國主義，史達林致力和中共籌組「統一戰線」，激發孫文建立和發展與共產國際的聯盟。此一聯盟代表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分加入孫文的中國國民黨，並得以保留其原屬組織。這種一段時間的雙重黨籍，建立了兩個黨的知識分子（包括傅秉常在內）長久的關係。³³ 傅秉常經人介紹而認識了後來佔有重要地位的中共黨員，其中之一的陳獨秀早在五四運動時就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。另一位是周恩來，曾在 1919 年參加學生抗議行動，在巴黎和德國三年之後，於 1924 年在廣東加入孫文。周恩來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。³⁴ 有趣的是，1949 年後中共勝利後，周恩來派遣密使到巴黎拜訪傅秉常，他希望傅秉常回到中國，為新的中

31 C. Martin Wilbur, *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-8*. p.26

32 John K. Fairbank, Edwin Reischauer, and Albert Craig, *East Asia: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* (Boston: Houghton Mifflin, 1973), pp. 776-778.

33 2000 年 11 月 12 日訪問傅仲熊先生。關於這段時期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開始階段，請見 Hans J. van de Ven, *From Friend to Comrade: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-1927*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1; Tony Saich and Hans J. van de Ven, eds., *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* (New York: M. E. Sharpe, 1995); 關於毛澤東，請見 Gregor Benton and Lin Chun ed., *Was Mao Really a Monster?* Taylor and Francis, 2009.

34 "Record of 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China, 1944," The National Archive at Kew, F. O. 371, File 41682.